



小说家的散文

刘庆邦 著

大姐的婚事

刘庆邦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河南文艺出版社



THE
ART OF
THE NOVEL



小说家的散文

刘庆邦 著

大姐的婚事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姐的婚事/刘庆邦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4.8
(小说家的散文)
ISBN 978-7-5559-0067-2

I.①大… II.①刘… III.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24771 号

选题策划 陈 静 杨 莉
责任编辑 陈 静
责任校对 丁淑芳
装帧设计 刘运来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 张 9.5
字 数 176 000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作者简介

刘庆邦，作家，一九五一年生于河南沈丘。著有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红煤》《遍地月光》等七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黄花绣》《麦子》等三十余种，并出版有四卷本刘庆邦系列小说。曾获得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等三十余种文学奖项。多篇作品被译成英、法、日、韩、俄、德、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文字。现为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

目录

第一辑

3
—†—

勤劳的母亲

18
—†—

大姐的婚事

22
—†—

留守的二姐

26
—†—

妹妹不识字

32
↑

凭什么我可以吃一个鸡蛋

39
↑

不让母亲心疼

43
↑

端灯

47
↑

挑水

51
↑

吹柳笛,放风筝

58
↑

野生鱼

63
↑

那双翻毛皮鞋

67
↑

烟的往事

72
↑

石榴落了一地

77
↑

拾豆子

81

母亲和树

86

瓦非瓦

89

兔子的精神

93

心重

97

黄梅少年

102

马大爷和他的鹩哥儿

106

花工

第二辑

113

月光下的抚仙湖

119

闻香而至

125

遍地诗篇

129

在河北的怀抱

133

不是采风是采矿

第三辑

141

中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
——祝贺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

147

王安忆写作的秘诀

162

高贵的灵魂

169

追求完美的刘恒

185

在兰亭，给何向阳端酒

第四辑

191

小说创作的实与虚

220

细节之美

249

顽强生长的短篇小说

278

说多了不好

282

伺候好文字

286

走在回家的路上



勤劳的母亲

小时候就听人说,勤劳是一种品德,而且是美好的品德。我听了并没有往心里去,没有把勤劳和美德联系起来。我把勤劳理解成勤快、不睡懒觉、多干活儿。至于美德是什么,我还不大理解。我隐约觉得,美德好像是很高的东西,高得让人看不见、摸不着,一般人的一般行为很难跟美德沾上边。后来在母亲身上,我才把勤劳和美德统一起来了。母亲的身教告诉我,勤劳不只是生存的需要,不只是一种习惯,的确关乎人的品质和人的道德。人的美德可以落实到人的手上、腿上、脑上和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勤奋的劳动体现出来。

我想讲几件小事,来看看母亲有多么勤劳。

拾麦穗儿

那是一九七六年,我和妻子在河南新密煤矿上班,母亲从老家来矿区给我们看孩子。我们的女儿那年还不到一周岁,需要有一个大人帮我们看管。母亲头年秋后到矿区,到第二年过春节都没能回家。母亲还有两个孩子在老家,我的妹妹和弟弟。妹妹尚未出嫁,弟弟还在学校读书。过春节时母亲对他们也很牵挂,但为了不耽误我和妻子上班,为了照看她幼小的孙女儿,母亲还是留了下来。母亲舍不得让孩子哭,我们家又没有小推车,母亲就一天到晚把孩子抱在怀里。在天气好的时候,母亲还抱着孩子下楼,跟别的抱孩子的老太太一起,到几里外的矿区市场转悠。往往是一天抱下来,母亲的小腿都累肿了,一摞一个坑。见母亲的腿肿成那样,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我当时只是劝母亲注意休息,别走那么远,就没想到给孩子买一辆小推车。事情常常就是这样,多年之后想起,我们才会感到心痛,感到愧悔。可愧悔已经晚了,想补救都没了机会。

除了帮我们看孩子,每天中午母亲还帮我们做饭。趁孩子睡着了,母亲抓紧时间揉面,擀面条。这样,我们下班一回到家,就可以往锅里下面条。

矿区内包括一些农村,农村的沟沟坡坡都种着麦子。母亲对

麦子很关心,时常跟我们说一些麦子生长的消息。麦子抽穗儿了。麦子扬花儿了。麦子黄芒了。再过几天就该动镰割麦了。母亲的心思我知道,她想回老家参与收麦。每年收麦,生产队都把气氛造得很足,把事情搞得很隆重,像过节一样。因为麦子生长周期长,头年秋天种上,到第二年夏天才能收割,人们差不多要等一年。期盼得时间越长,割麦时人们越显得兴奋。按母亲的说法,都等了大长一年了,谁都不想错过麦季子。然而我对收麦的事情不是很热衷。我觉得自己既然当了工人,就是工人的身份,而不是农民的身份。工人阶级既然是领导阶级,就要与农民阶级拉开一点距离。所以在母亲没有明确说出回老家收麦的情况下,我也没有顺着母亲的心思,主动提出让母亲回老家收麦。我的理由在那里明摆着,我们的女儿的确离不开奶奶的照看。

收麦开始了,母亲抱着孙女儿站在我们家的阳台上,就能看见拉着一捆捆麦子的架子车一辆一辆从楼下走过。在一个星期天,母亲终于明确提出,她要下地拾麦。母亲说,去年在老家,她一个麦季子拾了三十多斤麦子呢!母亲的这个要求我们无法阻止,星期天妻子休息,可以在家看孩子。那时还凭粮票买粮食,我们全家的商品粮供应标准一个月还不到八十斤,说实话有点紧巴。母亲要是拾到麦子,多少对家里的口粮也是一点贴补。在粮店里,我们所买到的都是不知道放了多少年的陈麦磨出的面。母亲若拾回麦子,肯定是新麦。新麦怎么吃都是香的。

到底让不让母亲去拾麦,我还是有些犹豫。大热天的让母亲去拾麦,我倒不是怕邻居说我不孝。孝顺孝顺,孝和顺是连在一起的。没让母亲回老家收麦,我已经违背了母亲的意志,若再不同意母亲去拾麦,我真的有些不孝了。之所以犹豫,是因为我担心母亲人生地不熟的,没地方去拾麦。我的老家在豫东,那里是一马平川的大平原,麦地随处可见。矿区在豫西,这里是浅山地带,麦子种在山坡或山沟里,零零碎碎,连不成片。我把我的担心跟母亲说了。母亲让我放心,说看见哪里有收过麦的麦地,她就到哪里去拾。我让母亲一定戴上草帽,太阳毒,别晒着。母亲同意了。我劝母亲带上一壶水,渴了就喝一口。母亲说不会渴,喝着不着水。我还跟母亲说了一句笑话:“您别走那么远,别迷了路,回不来。”母亲笑了,说我把她当成小孩子了。

母亲中午不打算回家吃饭,她提上那只准备盛麦穗儿用的黄帆布提包,用手巾包了一个馒头,就出发了。虽然我没有随母亲去,有些情景是可以想象的。比如母亲一走进收割过的麦地,就会全神贯注,低头寻觅。每发现一个麦穗儿,母亲都会很欣喜。母亲的眼睛已经花了,有些秕麦穗儿她会看不清,拾到麦穗儿她要捏一捏,麦穗儿发硬,她就放进提包里,若发软,她就不要了。提包容积有限,带芒的麦穗儿又比较占地方,当提包快盛满了,母亲会把麦穗儿搓一搓,把麦糠扬弃,只把麦粒儿留下,再接着拾。母亲一开始干活儿就忘了饿,不到半下午,她不会想起吃馒头。